

壽

宋文紀卷第十六

晉陽張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蘇瑋生

平賊告郊社太廟奏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平劉義宣臧質八座奏唯告

廟社不告二郊太學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既遍告今賊已禽不應不同國子助教蘇瑋生參議詔可

八座奏

劉義宣臧質干時犯順滔天作戾連結淮岱謀危宗社質反之始戒嚴之口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宣

爲逆未經同告輿駕將發醜徒水消質旣梟懸義宣禽獲二寇俱殄並宜昭告檢元嘉三年討謝晦之始並告二郊太廟賊旣平蕩唯告太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

蘇瑋生議

案王制天子巡狩歸假於祖禰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至天子諸侯雖事有大小其禮

略鈞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云出入禮同其義甚明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禮記唯云歸假祖禰而無告廟之辭果立此義彌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闕略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蓋孝敬之心旣以告歸爲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輿駕竟未出宮無容有告至之文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爲未有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義舛於禮自可從實

而闕臣等參議以應告為允並宜用牲告南北二郊
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而闕下當有缺誤或闕字為小字注缺遂誤作大字

徐宏

東平沖王祔廟議奏孝建元年七月有司奏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徐宏議

有司奏

東平沖王年穉無後唯殤服五月雖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為當它祔與不輒下禮官詳議

徐宏議詔可

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

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祖之為士大夫者按諸侯不得祔於天子沖王則宜祔諸祖之廟為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

朱膺之

章皇太后廟毀置議孝建元年十月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二品

官議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義恭議以不宜殷薦朱膺之同王燮之孫緬議宜殷薦詔從之

太傅江夏王義恭議杜氏通典孫武議又作大明二年

經籍殘偽訓傳異門諒言而祭之乃為親踈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遠廟為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

穆合藏於祧中祫乃祭之王制曰祫禘鄭云祫合也
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三年而夏禘五
年而秋祫謂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
二年大事于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太廟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
曰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殷祠
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於上不列正廟
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未聞於昭穆之
外別立爲位若徐邈議今殷祠就別廟奉薦則垂禘
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邈云陰室四殤不同祫就
祭此亦其義也喪服小記殤與無後從祖祔食祭法
王下祭殤鄭玄云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既從
祖食於廟奧是殤有位於奧非就祭別宮之謂今章
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別
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
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高堂隆答魏
文思后依姜嫄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大饗
蓋有由而然耳守文淺學懼乖禮衷

博士王燮之議

通典王燮之

按禘小祫大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尋祫之爲

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於此爲大夫以孝饗親尊
愛同極因殷薦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
者可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謂獨以祫故而祭之也是
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並不序於太廟而猶均禘
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
以爲別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后廟亦宜殷
薦

太常丞孫緬議

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爲詳竊尋小廟
之禮肇自近魏晉之所行足爲前準高堂隆以祫而
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以證別饗孫武據殤
祔於祖謂廟有殤位尋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
廟同宮始自後漢禮之祭殤各祔厥祖旣豫祫則必
異廟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

祠部郎朱膺之議

闕宮之祀高堂隆趙怡並云周人祫歲俱祫祭之魏
晉二代取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非不讐不忘率
由舊章愚意同王燮之孫緬議

孝武帝詔

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

盛祠闕宮遙祫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
附前典以宣情敬

王偃喪禫服議

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領曹郎朱膺之議

有司奏

故右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朞心喪三年應
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
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卽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
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心
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

朱膺之議

詳尋禮文心喪不應有禫皇代考驗已為定制元嘉
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
還同在室卽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
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卽吉以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
子妃祖父右光祿大夫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后
議南郊廟祠儀奏

孝建二年正月南郊有司奏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太常丞朱膺之並議通關並同建平王宏謂膺之議為允詔可

有司奏

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
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

文紀 卷十六
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
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

王祀之議

案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神祗禋祀昊天則今大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說云君執珪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右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蓋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戶之感有懷於容聲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云天子諸侯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闕送神之祊將移祭於祊繹明在於畱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

朱膺之議

案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爲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爲首今太常卽宗伯也又尋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無掌獻事如儀志漢亞

獻之事專由上可不由秩宗貴官也今宗廟太尉亞
獻光祿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
壇明此官必預郊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
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
既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尋灌事禮記曰祭求諸陰
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
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既灌然後
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
官凡祭祀贊王裸將之事鄭注云裸者灌也唯人道
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亦始有灌於禮
未詳淵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為失則
宜無灌

周景遠

殷祭議

孝建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依舊今元年
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
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
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
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太學博士徐宏太常
丞朱膺之並議郎中周景遠參議以宏膺之
議為允
詔可

蘇瑋生議

案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
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

喪服未終固無裸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祥禫空存無綬縞之變烝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祠禮既弗殊豈獨以心憂爲礙

徐宏議

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

朱膺之議

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禫於莊

公鄭玄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禫也案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禫則禫遇祫則祫鄭玄云禫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禫縱公羊異說官以禮爲正亦求量宜

周景遠參議

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卽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

宏太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祠為允

殷祭用孟秋議

宋殷祭皆即吉乃行大明七年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未得為得用孟秋與不領軍長史周景遠議參議據禮有證謂用孟秋為允詔可

案禮記云天子禘祫嘗禘烝依如禮文則夏秋冬

三時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啓

議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國又啓永和

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祠博士徐乾據

禮難安國乾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

冬夏于時晉朝雖不從乾議然乾據禮及咸康故事

安國何以奪之今若來四月未得殷祠遷用孟秋於

禮無違

徐爰

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本名瑗初為晉琅邪王太司馬府中典軍入宋歷除太中大夫徙交州還為南濟陰太守中散大夫

禦虜議

爰孝建初補尚書水部郎轉殿中郎兼右丞三年索虜寇邊議

詔旨虜犯邊塞水陸遼遠孤城危棘復不可置臣以

戎虜猖狂狡焉滋廣列卒擬候伺覘閒隙不勞大舉

終莫永寧然連於千里費固巨萬而中興造創資儲

未積是齊斧徘徊朔氣稽掃今皇運洪休靈威遐懾

蠢爾遺燼懼在誅剪思肆蜂蠆以表有餘雖不敢深

入濟沛或能草竊邊塞羽林鞭長太倉遙阻救援之

日勢不相及且當使緣邊諸戍練卒嚴城凡諸督統聚糧蓄田籌計資力足相抗擬小鎮告警大督電赴塢壁邀斷州郡犄角儻有自送可使匹馬不反詔旨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見虜野粒資寇比及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臣以爲方鎮所資寔宜且田且守若使堅壁而春墾輟耕清野而秋登莫擬私無生業公成虛罄遠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術唯在盡力防衛來必拒戰去則邀躡據險保隘易爲首尾胡馬旣退則民豐廩實比及三載可以長驅詔旨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

所進亦無定所比歲戎戍倉庫多虛先事聚衆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無以相應臣以爲推鋒前討大須資力據本應末不俟多衆今寇無傾國豕突列城勢足脣齒養卒得勇所任得才臨事而懼應機無失豈煩空聚兵衆以待未然詔旨戎狄貪婪唯利是規不挫凶圖奸志歲結臣以爲不擊則必侵掠不已則民失農桑農桑不收則王戍不立爲立之方擊之爲要詔旨若令邊地歲驚公私失業經費困於遙輸遠圖決無遂事寢弊贖略逆應有方臣以爲威虜之方在於積粟塞下若使邊民失業列鎮寡儲非唯無以

遠圖亦不能制其侵抄今當使小戍制其始寇大鎮
赴其入境一被毒手便自吹壘鳥逝矣

皇子出後告廟議

考建三年五月詔以第四皇子出紹江夏王太子叡為後

有司奏皇子出後檢未有告廟先例輒勒二學禮官議正應告與不告者為告幾室太學博士傅休太常丞庾亮之祠部朱膺之兼右丞殿中郎徐爰並議參議以爰為允詔可

傅休議

禮無皇子出後告廟明文晉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寔
紹廣漢殤王後告於太廟漢初帝各異廟故告不必
同自漢明帝以來乃共堂各室魏晉依之今既共堂
若獨告一室而闕諸室則於情未安

庾亮之議

案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今皇子出嗣宜
告禰廟

祠部朱膺之議

有事告廟蓋國之常典今皇子出紹事非常均愚以
為宜告賀循云古禮異廟唯謁一室是也既皆共廟
而闕於諸帝於情未安謂循言為允宜在皆告

徐爰議

國之大事必告祖禰皇子出嗣不得謂小昔第五皇
子承統廬陵備告七廟

繼體告廟臨軒議

大明元年詔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紹南豐王朗有

司奏朗先嗣營陽告廟臨軒檢繼體為舊不

告廟臨軒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王燮之祠

部郎朱膺之殿中郎徐爰並議爰同

燮之參詳爰議為允詔可王燮之議

南豐昔別開土宇以紹營陽義同始封故有臨軒告

廟之禮今歆奉詔出嗣則成繼體先爵猶存事是傳

襲不應告廟臨軒

朱膺之議

南豐王嗣爵封已絕聖恩垂矜特詔繼茅土復申義

同始封為之告廟臨軒

徐爰議

營陽繼體皇基身亡封絕恩詔追封錫以一城既始

啓建茅土故宜臨軒告廟今歆繼後南豐彼此俱為

列國長沙南豐自應各告其祖豈關太廟事非始封

不合臨軒

立南郊位議

大明三年尚書右丞徐爰奏乃立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

地

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大壇祭天也兆於

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禋埋易位終亦徙於

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

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闢遂於東南已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脩遠謂宜郊正午以定天位

曹虔季立世子議

大明四年有司奏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季襲

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為世子為應立次子錯太學博士王溫之江長議並應以銑為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錯右丞徐爰議銑宜還為虔季世子

詔如爰議

禮後太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嗣承家傳爵身為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

日便應即纂國統于時既無承繼虔嗣以次襲紹虔嗣既列廟饗故自與出數而遷豈容烝嘗無關橫取他子為嗣為人胤嗣又應恭祀先父案禮文公子不得禰諸侯虔嗣無緣降廟既寢銑本長息宜還為虔季世子

安陸夫人廟祭議

大明四年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而奠酌之所未及營立

四時薦饗故祔江夏之廟先王所生夫人當應祠不太學博士傅郁議應廢祭右丞徐爰議合列祀二議不同參議以爰議為允詔可

按禮慈母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以其非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為慈母後者為祖庶母可也注稱緣為

文系
卷一
慈母後之義父妾無子亦可命已庶子爲之後也考
尋斯義父母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體自
元宰道戚之胤遭時不幸聖上矜悼降出皇愛嗣承
徽緒光啓大蕃屬國爲祖始王夫人載育明懿則一
國之正上無所厭哀敬得申旣未獲祔享江夏又不
從祭安陸卽事求情愚以爲宜依祖母有爲後之義
謂合列祀于廟

宣貴妃廟祭議

大明七年三月有司奏太學博士虞龢左丞徐爰並議大體不

異詔可

有司奏

新安王服宣貴妃齋衰朞十一月練十三月縞十五
月祥心喪三年未詳宣貴妃祔廟應在何時入廟之
日當先有祔但入新廟而已若在大祥及禫中入廟
者遇四時便祭不新安王在心制中得親奉祭不

虞龢議

春秋傳云祔而作主烝嘗禘於廟嘗爲吉祭之名大
祥及禫未得入廟應在禫除之後也新安王心喪之
內若遇時節便應吉祭於廟親奉亦在無嫌祔之爲
言以後亡者祔於先廟也小記云諸侯不得祔於天
子今貴妃爵視諸侯居然不得祔於先后又別考新

宮無所宜祔且卒哭之後益無祔理

徐爰議

禮有損益古今異儀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之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縗緣革服於元嘉苦經變除申情於皇宋况宣貴妃誕育叡蕃葬加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王考宮扞祀不得關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之禮若有故三卿行事貴妃上厭皇姑下絕列國無所應祔

同前

杜氏通典云大明七年詔立宣貴妃廟其祀禮王親執奠爵有故三卿行事有司又奏左丞徐爰議詔可○有司奏同前

禮有損益古今異儀春秋傳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代之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縗緣革服於元嘉苦經變除申行諸皇宋况宣貴妃誕育獻蕃葬加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聖考宮創祀不復問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若有故三卿行事

晉陵孝王祭議奏

大明七年十一月有司奏晉陵國刺孝王廟依廬陵平王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三卿主祭應同有服之例與不博士顏僧道太常丞庾蔚之兼左丞徐爰並議參議以爰為允詔可

顏僧道議

禮記云所祭者亡服則不祭今晉陵王於衡陽小功

宜依二國同廢

庾蔚之議

總不祭者據主為言也晉陵雖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闕祭之限衡陽為族伯總麻則應祭三月

徐爰議

嗣王未立將來承胤未知疏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敬

齊敬王子羽廟祭議

大明八年正月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將來立後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為須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為於何處祭祀游擊將軍徐爰議通開博議以爰議為允今復立廟廟成作主依晉陵王近例先暫附廬陵考獻王廟祭竟神主即還

新廟未立後之前常使國上卿主祭

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之君寔存承嗣皇子追贈則為始祖臣不殤君事著前準豈容虛闕丞嘗以俟有後謂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

脩宋史表

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終其業爰雖因前作專為一家之書上請付外詳議於是江夏王義恭三十六人同爰議以義熙為斷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太學博士虞蘇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世祖詔報

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躍神宗始於俾又

上日兆於納揆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寔唯
雖伯考行之盛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同茲義
基帝創乎豐郊紹祚本於昆邑魏以武命國志晉以
宣啓陽秋明黃初非更姓之本太始爲造物之末又
近代之令準式遠之鴻規典謨緬邈紀傳成準善惡
具書成敗畢記然餘分紫色滔天泯夏親所芟夷而
不序於始傳涉聖卓紹煙起雲騰非所誅滅而顯冠
乎首述豈不以事先歸之前錄功偕著之後撰伏惟
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極攤玄光以鳳翔
秉神符而龍舉剝定鯨鯢天人佇屬晉祿數終上帝
臨宋便應奄膺絃宇對越神工而恭服勤於三分讓
德邁於不嗣其爲巍巍蕩蕩赫赫明明歷觀逖聞莫
或斯等宜依銜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熙爲王業
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之斷其僞玄篡竊同於新莽
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
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
議伏須遵承

孝武帝詔報

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
典餘如爰議

食箴

北堂書鈔

民之初生有生有食資生順性甘是黍稷炎皇俶載
后棄茂植一日三飽聖賢通執三穀既翳五味亦宜
潔爨豐盛滋芬美腴奉君養親靡不加精安體潤氣
調神暢情

又箴

衣服稱誠飲食日歡擊鐘而舉無使日旰

庾蔚之

鄱陽哀王祥除議

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

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
八日薨今為何月未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
傳休太常丞庾蔚之並議通關並同蔚之三

月末
祥

博士傳休議

通典作孫休

尋三禮喪遇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朞內
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
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為祥晉元明二帝竝以閏
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准則是今比

太常丞庾蔚之議

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
衰故有二祥之殺是以祥忌皆以同月為忌而閏亡
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

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未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為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朞之議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為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通閏竝用閏附於正而正不假閏得周便祥何待於閏且祥忌異月亦非禮意

國子母除太夫人議

孝武帝孝建三年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禮和之

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博士孫豁之太常丞庾蔚之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上參議以蔚之為允詔可

博士孫豁之議

春秋母以子貴王雖為妄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國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

庾蔚之議

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不同自項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既是王者之嬪御故宜見尊於蕃國若功高勲重列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

比

朱膺之議

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為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勲恩所特錫時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議

太子獻妃服廢烝祠議

大明五年十月有司奏

卿行事有皇太子獻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博士司馬興之領軍長史周景遠右丞徐爰並議尋蔚之等議指歸不殊闕烝為允過卒哭附一依常典詔可

庾蔚之議

禮所以有喪廢祭由祭必有樂皇太子以元嫡之重

故主上服妃不以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謂不應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猶不釋况於太子妃乎

司馬興之議

夫總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釋春秋明義又尋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議不應三月廢祠而猶云殯葬之間權廢事改吉芬馥享祠尋此語意非使有司此無服之喪尚以未葬為廢况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尋禮文下准前代不得烝祠

周景文議

案禮總不祭大功廢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妃既
葬山塋未從權制則應依禮廢烝嘗至尊以大功之
服於禮不得親奉非有故之謂亦不使公卿行事

徐爰議

禮總不祭蓋惟通議大夫以尊貴降絕及其有服不
容復異祭統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應祭君不
得齊祭不可闕故使臣下攝奉不謂君不應祭有司
行事也晉咸寧四年景獻皇后崩晉武帝伯母宗廟
廢一時之祀雖名號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尊
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塋謂烝祠宜廢

晉陵王子雲臨祭議

大明六年十月有司奏故

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
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朔望周忌應還臨
與不祭之日誰為主太常丞庾蔚之議左丞
徐爰參議蔚
之為允詔可

既葬三日國臣從權制除而釋靈筵猶存朔望及朞
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衣帙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
後又無三年服者朞親服除之而國尚存便宜立廟
為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諸王不得
祖天子宜祔從祖國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
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

校獵薦二廟議

大明七年二月有司奏鑿輿巡
蒐江左講武校獵獲肉先薦太

廟章太后廟并設醢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
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龢議薦廟未有先
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議薦廟
為允參議大同蔚之詔可

虞龢議

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
社芟舍夏苗則以享祔治兵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
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
揚威武名曰獮劉乘輿入園躬執弩以射牲以鹿麋
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
廟未有先准

庾蔚之議

龢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龢表晏講
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
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

參議

蒐狩之禮四時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
四方之祭三殺之儀曠廢未久禽獲牲物面傷翦毛
未成禽不獻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
廟依舊以太尉行事

四孤議

魏時田瓊王朗等並有
四孤論至宋庾蔚之議

四孤之父母是事硌不得存養其子其不欲子之活

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爲後而苟使其子不存耶
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爲人後何不戴其姓
神不歆非類蓋捨己族而取他族爲後若己族無所
取後而養他子者生得養已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
有靈化豈不如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絕
嗣者便當應還本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齋縗
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爲人後服其本
親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間別立室以
祭祀是也

王燮之

皇太后出行副車議

大明元年有司奏皇太后出行副車未有定數下禮

官議正博士王燮之議應十二乘通關爲允詔可

周禮后六服五路之數悉與王同則副車之制不應
獨異又記云古者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宮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鄭
注云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推所
立每與王同禮無降亦明矣皇太后既禮均至極彌
不應殊謂並應同十二乘

陳皇太妃哀服議

泰豫元年後廢帝崇所生母陳貴妃爲皇太妃位亞尊極

未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為有降異
又於本親替以下當猶服與不前曹郎王瘳
之兼太常丞司馬瘳之議參議以瘳之議為
允太妃於國親無服故宜緣情為諸王公主
於至尊是替服者及其太妃
王妃三夫人九嬪各舉哀

案喪服傳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后服

宗與太后無異但太后既以尊降無服妃儀不應殊

故悉不服也計本情舉哀其禮不異又禮諸侯絕替

皇太后雖云不居尊極又容輕於諸侯謂本親替以

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踈二儀準之太后

司馬瘳之議

禮妾服君之庶子及之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

雖總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大夫猶有

貴妾而况天子諸侯之妾為他妾之子無服既不服

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况皇太后妃貴亞

相極禮絕羣后崇輝盛典有踰東儲尚不服替太妃

豈容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

王昊之

與琅琊太守許誠言書

貴郡臨沂縣其沙村逆鱗魚可調藥物

孫武

侯伯子男次息為世子議大明二年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

未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為有降異
又於本親替以下當猶服與不前曹郎王瘳
之兼太常丞司馬瘳之議參議以瘳之議為
允太妃於國親無服故宜緣情為諸王公主
於至尊是替服者及其太妃
王妃三夫人九嬪各舉哀

案喪服傳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后服
宗與太后無異但太后既以尊降無服妃儀不應殊
故悉不服也計本情舉哀其禮不異又禮諸侯絕替
皇太后雖云不居尊極又容輕於諸侯謂本親替以
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踈二儀準之太后

司馬瘳之議

禮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
雖總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大夫猶有
貴妾而况天子諸侯之妾為他妾之子無服既不服
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况皇太后妃貴亞
相極禮絕羣后崇輝盛典有踰東儲尚不服替太妃
豈容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

王昊之

與琅琊太守許誠言書

貴郡臨沂縣其沙村逆鱗魚可調藥物

孫武

侯伯子男次息為世子議

大明二年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

嗣求進次息爲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博士孫武傳郁曹郎諸葛雅之並議參議爲允可詔

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先代成準宜今爲例

傳郁議

禮記微子立行商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替於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爲次子有子自宜紹爲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屬承綱繼體傳之有由父在子立允稱情典

諸葛雅之議

案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爲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爲永制

傳郁

太子親祠與宮中有故不舉祭議奏大明三年四月有司

奏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博士傳郁二議不同尚書參議郁議爲允詔可

有司奏

來七月十五日當祠太廟章皇太后廟輿駕親奉而乘輿辭廟親戎太子合親祠與不且今日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案禮宮中有故三月不舉祭皇太子入住上宮於事有疑下禮官詳正

司馬興之議

竊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皇太子有撫軍之道而無專御之義戎既如之祀亦宜然案祭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太子監國雖不攝至於宗廟則昭穆寔存謂事不可亂又云有故則使人准此二三太子無奉祀之道又皇女夭札則寔同宮一體之哀禮不得異設令得祀令猶無親奉之義

傅郁議

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案盛長子主器出可守宗廟以爲祭主易傳明文監國之重居然親祭皇女夭札時旣同宮三月廢祭於禮宜停

荀萬秋

籍田儀注奏

大明四年正月尚書左丞荀萬秋奏

籍田儀注皇帝冠通天冠朱紘青介幘衣青紗袞侍中陪乘奉車郎乘轡按漢輿服志曰通天冠乘輿常

服也若斯豈可以常服降千畝邪禮記曰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耜耒鄭玄注周官司服異服同冕尊故也時服雖變冕制不改又潘岳籍田賦云常伯陪乘太僕秉轡推此輿駕籍田宜冠冕璪十二塗朱紘黑介幘衣青紗袞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宜改儀注一遵二禮以為定儀

永陽侯傍親殤服議

大明五年有司奏永陽縣侯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蘇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並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冲王服殤寔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與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詔景遠議為允

南面君國繼體成家雖則佩觿未關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制東平冲王已經前議若外仕朝列則為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為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至於旁親宜從殤禮

司馬與之

皇太子妃服作鼓樂議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二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與之議徐爰參議皇太子暮服內不合作鼓吹及樂

案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

右丞徐爰議

皇太子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為礙樟棺在殯應縣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使學官擬禮上

又議

案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理絕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唯縣而不樂以此表哀今准其輕重侷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

終服夫金石賓饗之禮簫管警塗之衛寔人君之盛典當陽之威飾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月虛懸終窆亦足以甄崇家正標明禮歸矣

明堂饗祀牛數議

大明五年九月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

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與之虞龢祠部郎顏

負並議

案鄭玄注禮記太傅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降太祖文皇帝

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羣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勳烈之盛故明堂聿脩聖心所以昭玄極况配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

虞龢議

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先

顏真議

祀之為義並五帝以為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

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

國子母除太夫人議

大明十二年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袁愨孫母王

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母稱太夫人例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程彥參議以興之為允詔可

案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

程彥議

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得崇子男於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於國均也彥參議以興之議為允除王氏為興平縣開

國子太夫人

丘景先

祭霍山議

大明七年有司奏奠祭霍山未審應奉使何官用何牲饌進奠之日又用

何器殿中郎丘景先議詔可

修祀川嶽道光列代差秩珪璋義昭聯冊但業曠中葉儀漏典文尋姬典事繼宗伯漢載持節侍祠血祭靈沈經垂明範酒脯宰具悉有詳例又名山箸珪幣之異大冢有嘗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此準酌記傳其可言者也今皇風緬暘輝祀通嶽愚謂宜使以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

以赤璋纁幣又鬯人之職凡山川四方用脰則盛酒當以蠡栝其餘器用無所取說按郊望山瀆以質表誠器用陶匏籍以茅席近可依準山川以兆宜為壇域參議景先議為允令以兼太常持節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幣器用陶匏時不復用脰宜同郊祀以爵獻凡有饌種數一依社祭為允

虞蘇

會稽餘姚人位中書郎廷尉人齊○杜氏通典蘇音蘇

宣貴妃立廟議

大明七年三月有司奏故宣貴妃加殊禮未詳應立廟與不太

學博士虞蘇左丞徐爰並議參詳為允詔可

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梧二妃不

從昏議云后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三妃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禮應初立新廟

尚書左丞徐爰議

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宮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卿

昭太后祔廟議

秦始皇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有司奏制義服祔廟下禮官詳議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議時太宗宣太后已祔章太后廟長兼儀曹郎虞蘇復議參詳

蘇議為允詔可

有司奏

晉太元中始正太后尊號徐邈議廟制自是以來著為用典今昭皇太后於至尊無親正特制義服祔廟之禮宜下禮官詳議

王略虞愿議

正名存義有國之徽典臣子一例史傳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則母以子貴事炳聖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毀則昭后之祔無緣有虧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

帝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
爵使有司行事

虞龢議

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
別宮而公子主其事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
奉之理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宜
使有司行其禮事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氏爲定夫
亡以子爲次昭皇太后卽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
後以從序而言宜躋新禰於上

太子納昏禮議

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下禮
官裴昭明孫詵虞龢並議參詳

龢議爲
允詔可

有司奏

按晉江左以來太子昏納徵禮用玉一虎皮二未詳
何所準况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
潤栗珪璋旣玉之美者豹皮義兼炳蔚熊羆亦昏禮
吉徵以類取象亦宜並用未詳何以遺文晉代江左
禮物多闕後代因襲未遑研考今法章徵儀方將大
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太子昏納徵禮合用
珪璋豹皮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依經記更正若應
用者爲各用一爲應用兩

博士裴昭明議

按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玄注云束帛以儀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以虎豹皮各一具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用熊羆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帝道弘明徵則光闡儲皇聘納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並合詳裁雖禮代不同文質或異而鄭為儒宗既有明說守文淺見蓋有惟疑

兼太常丞孫詵議

聘幣之典損益為義歷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用寔均璧品采豹之彰義齊虎文熊羆表祥繁衍攸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之美宜盡暉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

長兼國子博士虞龢議

案儀禮徵納直云玄纁束帛雜皮而已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兩珪璧宜仍舊各一也

虞愿

字士恭會稽餘姚人歷遷廷尉

車駕嘗祠及皇后拜廟議

泰始二年六月有司奏下禮官議正太學

博士劉緄太常丞虞愿議參議愿議為允詔可

有司奏

來七月嘗祀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至尊親進觴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諱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並無明文下禮官議正

劉緄奏

尋晉元北面稱臣於愍帝烝嘗奉薦亦使有司行事且兄弟不相爲後著於魯史以此而推孝武之室至尊無容親進觴爵拜伏其日親進章皇太后室經昭皇太后室過前議既使有司行事謂不應進拜昭皇太后正號久定登列廟祀詳尋祝文宜稱皇帝諱案禮婦無見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儀理不容備孝武昭后二室牲薦宜闕

虞愿議

夫烝嘗之禮事存繼嗣故傍尊雖近弟姪弗祀君道雖高臣無祭典按晉景帝之於武帝屬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猶進觴爵今上既纂嗣文皇於孝武室謂宜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按禮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凡在神祇尚或致恭况昭太后母臨四海至尊親曾北面兄母有敬謂宜進拜祝文宜稱皇帝諱尋

皇后廟見之禮本修虔爲義今於孝武論其嫂叔則無通問之典語其尊卑亦無相見之義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猶正位在宮敬謁之道久已前備愚謂孝武昭太后二室並不復薦告

丘仲起

皇太子著袞冕議

泰始六年正月有司奏被敕皇太子正朝駕合著袞冕九章衣不儀曹郎丘仲起兼左丞陸澄議參議以仲起爲允

案周禮公自袞冕以下鄭注袞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古之上公尚得服袞以朝皇太子以儲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

典服袞冕九旒以朝賀

陸澄議

服冕以朝寔著經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漢明帝始與諸儒還備古章自魏晉以來宗廟行禮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今皇太子承乾作副禮絕羣后宜遵聖王之盛典革近代之陋制

參議

臣等參議依禮皇太子元正朝賀應服袞冕九章衣以仲起議爲允撰載儀注

王延秀

祀明堂應告太廟議

泰始七年十月有司奏來年正月十八日祠明堂尋

舊南郊與明堂同日並告太廟未審今祀明堂復告與不祠部郎王延秀議以應告守尚書令袁粲等同延秀議

案鄭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無二主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謹尋郊宗二祀既名殊實同至於應告不容有異

宋文紀卷第十六

宋文紀卷第十七

晉陽張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江東梅鼎祚纂輯

孫冲之

歷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從子勛起兵加輔國將軍

與晉安王子勛書

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即偽位於尋陽

前廢帝狂悖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長史尋陽內史勸子勛舉兵未發而太宗先定亂自立進子勛位號琬不從遣冲之等下據赭圻冲之於道與子勛書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為右衛將軍統諸州兵俱下郢州兵進大敗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同逆皆夷滅

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眾軍兼行相接分據新

亭南洲則一麾定矣 宋書

薛安都 河東汾陰人歷左將軍揚州刺史

奉太宗啓書

安都為徐州刺史太宗即位進號安北將軍安都不受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反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奉啓書請太宗歸款

臣庸隸荒萌偷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

恩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

期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輒率領所

部束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 宋書

王景文 名或以字行太保弘之族歷中書監太子太傅賜死

與王道隆書 道隆吳興烏程人為太宗所委信歷右軍將軍桂陽王兵至見殺

景文為江州刺史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謂在江州不能潔已與上幸臣王道隆書

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

竊聞有為其具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

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惟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

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罔昧之

由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謫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

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

以密白想為申啓 宋書

求解揚州表 景文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復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

時太子及皇子並小上稍爲身後計頗疑忌
將帥諸大臣景文又外戚貴盛恒懼禍及乃
自陳求解揚
州太宗詔報

臣凡猥下劣方圓無筭特逢聖私頻叨不次乘非其
任理宜覆折雖加恭謹無補橫至夙夜焦戰無地容
處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蔡疏欲令其兒啓聞
乞祿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啓先經臣署于時驚怖
卽欲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漠庶非通謗且廣聽察
幸無復所聞比日忽得兗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遜板
云是臣屬旣不識此人卽問郝顥方知虛託此十七
日晚得征南參軍事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略奪其婢

臣遣李武之間儼元由荅云使人謬誤誤之與實雖
所不知聞此之日唯有憂駭臣之所知便有此三變
臣所不覺尤不可思若守爵散輩寧當招此誠由闇
拙非復可防自竊州任倏已七月無德而祿其殃將
至且傳職清峻亢禮儲極以臣凡走豈可暫安荷恩
懼罪不敢執固焦魂褫氣憂迫失常况臣髮醜人羣
病絕力効穢朝點列顧無與等獨息易駭慙懼難持
伏願薄回矜愍全臣身計大夫之俸足以自周久懷
欣羨未敢干請仰希慈宥照臣款誠

明帝手詔譬王景文

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署竟請敕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由來常患殷恒妻匹婦耳閨閣之內傳聞事復作一兩倍落漠兼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選事獨關卿也恒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耶悠悠好詐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慮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檢校彊賣猥物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禮希蠲呼召及虜發船車竝啓班下在所有卽駐錄但卿貴人不容有此啓由來有是故獨驚之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剷除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今旣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省事及榦童竝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綦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理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

榮也想卿虚心受榮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
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灾木鴈兩失有心於避禍不
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
亦瘁於踐蹋高崖之脩榦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
巨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死於墉下蜀相費禕
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
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
輕故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
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不
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
以絀歎死於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
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
但人生也自應卑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
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旣
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稀於聖言可行而
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
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
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
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
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范蠡

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值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

何可預圖耶

並宋書○居貴要南史

劉勔

字伯猷彭城人歷守尚書

具條賈元友所上書對

勔泰始中為征虜將軍

汝陽許昌時淮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瓠可收陳郡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

元友稱虜主幼弱姦偽競起內外規亂天亡有斯臣

以為獯醜侵縱乘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

眾軍失耕今春連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略實有不遑

滅虜未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

萬人數年資儲臣又以為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

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既理不容有恐事難

稱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先據若不足

恃此不須

闕

俱是攻城便應先圖懸瓠何更越先

取郟以受腹背之災且七千餘家豐積而虜猶當遠

運為糧是威不制民非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

運糧以救軍命可襲之機在於今日臣又以為開立

驛道據守堅城觀其形候不似蹙弱可乘之機恐爲難驗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讎報恥伏待朝威臣又以爲垣式寶等受國重恩今猶驅略車營翻還就賊蓋是戀本之情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敕荆雍兩州遣二千精兵從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郟城臣又以爲郟城是賊驛路要戍且經蠻接嶮數百里中裹糧潛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尅捷不知足南抗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據數城水陸通便而今使官以二千斷其資運於是爲難元

友又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歲爲張景遠所挫不敢渡淮臣又以爲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救援方得少尅今定是爲賊所畏不景遠前所摧傷裁至數百虜步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指掌可克言理相背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魯奴王景直等並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救命臣以爲魯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廷誓欲立功自蒙榮爵便卽逃遁殊類姦猾豈易闇期兼王景直是一亡命部曲不過數十人旣不可言又未足恃萬餘之言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

恨忿此非類車營連結廢田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
資糧儲已罄斷其運道最是要略臣又以斷運須兵
兵應資食而當此過縣瓠二百里中使兵食兼足何
處求辦臣竊尋元嘉已來倉荒遠人多干國議負儋
歸闕皆勸討虜魯爽誕說實挫國威徒失兵力虛費
金寶凡此之徒每規近說從來信納皆貽後悔界上
之人唯視彊弱王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
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為河畔所弊

王琨 琅琊臨沂人宋右光祿大夫入齊終侍中

上言從孫佟襲封表 琨泰始元年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從兄華孫長

襲封為新建侯嗜酒多讐失琨上表

臣門姓不休從孫長是故右衛將軍華息少資常猥
猶冀晚進頃更昏酣業身無檢故衛將軍華忠肅奉
國善及世祀而長負豐承封將傾基緒嗣小息佟閑
立保退不垂素風如蒙拯立則存亡荷榮私祿更構

南齊書

謝超宗 靈運孫仕宋義興太守入齊歷征北諮議參軍坐怨恣徙越州賜死

策秀才議 泰始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竝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

一不合與第超宗為尚書殿中郎議詔從宰

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

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淵析理之會豈必委贖方切治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必使一亦宜採

南齊書

孫夔

江夏王女服議

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夔重奏右丞江謐又奏詔可

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年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禮無據博士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謐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

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年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

於禮無據博士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謐坐杖督五十

奪勞百日

江謐

字令 和濟陽考城人仕宋吏部郎入齊為左民尚書掌吏部

又奏孫夔贖論詔可

夔先不研辨混同謬議准以事例亦宜及咎

南齊書

垣崇祖

字敬遠下邳人宋兗州刺史入齊歷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

乞假名號啓

崇祖為响山成主拒虜因欲恢復淮北啓明帝以為輔國將軍北琅

邪蘭陵二郡太守

淮北士民力屈胡虜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

並為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

事功可立第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

近 南齊書

虞通之

會稽餘姚大善言易為明帝近臣入齊至步兵校尉

明堂頌

肅肅明堂惟國之光儀天矩地崇姬潤黃縣殷颺輝
服夏擅芳無斁伊典有煥斯章縣縣教樞翳翳化紀
聲沉五都風晦千祀我皇蒸哉追孝創軌縟憲垂統
光圖麗史宗祀既崇享配惟馨六樂薦和四圭流明
殷殷華海鑒盟孚誠慶輝旁燭休光下盈

檀珪

字伯玉高平金鄉人祖韶以桓玄功封邑丘縣侯從征廣固討盧循合門從義特見寵授

與王僧虔書

僧虔見齊

僧虔元徽中為吏部尚書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為征北校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

虔書僧虔答書未允珪又與僧虔書乃用為安成郡丞

五常之始文武為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物

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群從姑叔三媾帝室祖

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

荷二敕既無中人屢見嗟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

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鯁九流繩平自

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遽

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為馬超所

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為史偃所奪二子勲蔭人才有

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雖孤微百世國

文系
列傳十七
六姬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妹爲江夏王妃檀
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
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
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
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
雖異猶參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覓苦泰始之初八表
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不能叨常階
舊途復見侵抑

王僧虔答書

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

曹卽代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
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其賞而頓就求稱自
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

佐佑耳

南史佐佑
作左右

又與王僧虔書

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
氏勲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樹近族
羊叔子以晉泰始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
封其兄子卞望之以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
崇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未死故君之

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棄年世
 疎而見遺檀珪百羅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
 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
 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
 謂質非匏瓜實羞空懸股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
 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
 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恥執鞭
 並南齊書

丘巨源

蘭陵人入齊歷餘
杭令以事見殺

與尚書令袁粲書

巨源宋明帝時自南臺御史為王景文鎮軍
 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
 遣迎之巨源因齊太祖使留京師桂陽事起
 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
 有封賞乃與粲書竟不被申及沈攸之事起
 為尚書符荊州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

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辱期豈
 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
 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
 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
 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
 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即勦而人情更迷茅恬
 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齋胡越奉迎新亭者士

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閨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惟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惟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摛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彊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毫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群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

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竝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卽就虀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轅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鱗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厭塵末皆是白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耶民偵國筭迅足馳烽旆之機帝擇逸翰赴尉羅之會旣能

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斲遂乃
棄之溝間如蟬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絳隸帖戰
無拳無勇竝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
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
南齊書

爲尚書符荊州討沈攸之

南齊書丘巨源傳云沈攸之事太祖使巨

源爲尚書符荊州其文載柳世隆傳而沈約宋書沈攸之傳江淹集又並載爲尚書符與此辭有同異計必巨源與淹同時各撰或用淹文故載宋書耳今以齊書者屬巨源宋書者屬附淹兩存之紀與集亦小異

沈攸之出自隴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

廕愛之若子羽翼吹噓得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柱
臣而攸之凶忍趣利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又攸
之與譚金童泰臺等暴寵狂朝並爲心膂同功共體
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仰遭革運凶黨懼戮
攸之反善圖全用得自免旣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
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泰始開闢網
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興福
攸之稟性空淺躁而無謀濃湖土崩本非已力彭城
下邳望旗宵遁再棄王師又應肆法值先帝宥其迴
溪之恥冀有封嶠之捷故得幸會推遷頻煩顯授內

端戎禁外綏萬里聖去鼎湖遠頒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形于顏普天同哀已以爲慶累登蕃岳自郢遷荆晉熙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候迎肆意陵略料擇士馬簡筭器械權撥精銳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恣鹵奪罔顧國典踐荆已來恒用姦數旣懷異志興造無端乃蹙迫羣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發上蟻聚郭邑伺國衰盛從來積年求不解甲遂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於此昔歲桂陽內壘宗廟阽危攸之任官上流兵彊地廣勤王之舉寔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千至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招誘劔客羈絆行侶竄叛入境輒加擁護逋亡出界必遣窮追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箠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曠蕩之澤長隔彼州人懷怨望十室而九今乃舉兵內侮姦回外熾斯寔惡熟罪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御元戎龔行天罰今遣新除使持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員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

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屯騎校尉長壽縣
開國男軍主王宜與屯騎校尉陳承叔右軍將軍葛
陽縣開國男彭文之驃騎行參軍振武將軍邵宰精
甲二萬衝其首旆又遣散騎常侍游擊將軍臨湘縣
開國男呂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曇瓘屯
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新亭侯任
侯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略屯騎尉南城令曹
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諱新除寧朔將軍游擊
將軍下邳縣開國子垣崇祖等舳艫二萬駱驛繼邁
又遣屯騎校尉荀元賓撫軍參軍郭文考撫軍中兵

參軍程隱雋奉朝請諸襲光等輕艫一萬截其津要
驍騎將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敕勤屯
騎校尉王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騎進先據陸路斷
其走伏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
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縣開國
侯新除鎮軍將軍張敬兒志節慷慨卷甲樊鄧水步
俱馳破其巢窟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
刺史領義陽太守范陽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槩投袂
方隅風馳電掩襲其輜重萬里建於四方飛旆莫不
總率衆師雲翔雷動人神同憤遠邇并心今皇上聖

明將相仁愛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
足上有惠民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
圖大逆舉無名之師驅讎怨之衆是以朝野審其易
取含識判其成禽彼土士民罹毒日久今復相逼迫
投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就在機望思先曉
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

何昌寓

字儼望廬江潯人入齊歷侍
中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與驃騎大將軍蕭道成書

昌寓先為建平王景素府主簿以風素見重
母老求祿出為湘東太守為齊太祖蕭道成
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至是啓道成
又與褚淵書淵答之道成嘉其義轉為記室

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
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
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
間政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慙懃之非古人所
悼况蒼梧將季能無銜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
巔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踟躕而王夷慮
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閏無執戟之衛
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闕曲言也一
淪疑似身名頓滅冤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
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光獨

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
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冤魂昌寓非敢
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
紆憤仰希神照辨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
靈舊塋久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墟分軀碎首不足上
謝

與司空褚淵書

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冤於黃泉者爲甚焉何者
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
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昔賢

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
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
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
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
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
也前者阮楊連黨構比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
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清
識飲涕王每求言終日氣淚交橫旣推信以期物故
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
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竝彰於事

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入霑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栢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耶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豐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令疑似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故碎首抽脅自謂不殞

褚淵答書

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旣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徽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

並南齊書

沈攸之

字仲達吳興武康人慶之從父歷荊州刺史郢城兵敗自經死

與武陵王贊牋

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自郢州徙荊州

攸之爲荊州刺史順帝卽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廢帝剗斲之具以示攸之攸之便有異志齊王蕭道成輔政遣軍西討攸之聞齊王世子據盆口震懼不敢

下因攻郢城時武陵王贊爲郢州刺史行事
柳世隆隨宜距應屢摧破之攸之與贊牋

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
仰移節益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面
自咨申不圖重關擊柝覲接莫由若使匡朝之誠終
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擁於郢都則無以謝烈士之
心何用塞義夫之志便不犯關陵漢期一接奉若夫
斬蛟陷石之卒裂髀卷鐵之將煙騰颺迅容或驚動
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

又與武陵王牋

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
辨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
何求豈不知俛眉苟姿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
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
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旣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
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
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
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
如並宋書

與齊太祖蕭道成書

初攸之與齊太祖於景和世同直殿省申以
歡好以長女妻攸之子元和及爲荊州刺史

聚歛兵力高道慶自江陵還都道攸之反狀
太祖既弒蒼梧王立順帝以張敬兒督雍梁
二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部伍泊沔口
敬兒陽厚結攸之信饋不絕是時太祖位司
空篡形已成攸之舉兵遣使報敬兒敬兒斬
之攸之下當襲江陵遺太祖書太祖答之

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
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濶義著斷
金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若
斯之苦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
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既固義無貳計賊迫時難
相引求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寔關於厚
及明帝龍飛諸人皆為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

過夙眷遇若代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
豫在遺託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
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
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足下言面始絕非唯分張
形迹自然至此脫往一告未嘗不對紙流涕豈願相
誚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白初得賢子諱疏云得
家信聞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功巍巍非吾
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深
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承足蓋共尊
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患卿當謂

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但袁褚遺
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寔爲膏腴人位並居時
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胷者哉昏明改易
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耶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
爲足下言之羣公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
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
滅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爲宗
社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耶乃復慮以家爲
啗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
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耶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
生自可恨歿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
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華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
使流蟲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
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
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
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
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惡逆之甚昔太甲還
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尚共議
於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主爲
名恒显之心未忘於篡海西生道人倫頓盡廢之以

公猶禮處之當溫彊盛誰能相抗尚異惜於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耶聖明啓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忭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日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

錄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義禮不修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旣無伍員之病苟懷貪恠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耶聞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恒用用之旣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礙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

下叙平生舊款吾聞前哲絕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
名節於宵心因告別於千載放筆增歎公私潛淚想
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投
杖無疆爲必先及

南史攸之表徽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

蕭道成答沈攸之書

周顒傳太祖輔政引接顒顒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顒裁答

辱足下誚書交道不終爲恥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
罔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
擇官而宦逮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朝
復蒙英主顧眄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歛袂

定交款著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
良忠貞之節至於契闊杯酒殷勤携袖薦女成姻志
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及乃景和陵虐事切憂
畏明帝正位運同休顯啓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徽之
季聽高道慶邪言欲相討伐發威施救已行外內于
時臣子鉗口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
陵白刃以相任保悖主手敕今封送相示豈不畏威
念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何愧懷抱不云足下猥含
禍詖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蓋情等家國共詳衷否
虛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

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示張激使見怒若
張惑一言果與怨恨事負雅素君子所不可爲况張
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意契不貳耶又張雍州
啓事稱彼申蠻動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思經拯之
計吾亦有白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事之相
接恒必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襟動
則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敦
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罄情本契然遠要方固
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恧久言耶元徽末德執亡禋
祀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興毀之
略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
脩廢立有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爲郡
王寧爲失禮景和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
美伊霍則社稷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
賞壽寂已蒙之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
則接踵成事誰敢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藏器
械金寶必充私室必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
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所耿介甲杖
之授事旣舊典豈見有任鎮邦家勲經定主而可得
出入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慮豈直身憂祇奉此恩

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卿僉意吾亦謂微勲之次無
忝一州且魏晉舊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州
必馬折膠受柱在體非愧袁粲據石頭足下無不可
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嘖笑入戾乃如
是乎袁粲劉秉受遇深重家國旣安不思撫鎮遂與
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長亂宗
廟有靈卽與褚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下表
裏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澤遇直上臺
便呼一家兩錄發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古列
共言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
見貽耶比蹤夷叔論吾則可行過桀跖無乃近誣哉
謂吾不朝此則良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
帝之恩施擁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載奔而宴安中
流酣飲自若卽懷狼望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
代鎮而斷割候迎罔蔑宗子驅略士馬悉以西上郢
中所遺董餘劣弱昔徵茅不入猶動義師况荊州物
產雍嶠交梁之會自足下爲牧薦獻何品良馬勁卒
彼中不無良皮美鬪商賂所聚前後貢奉多少何如
惟聞大官時納飲食耳桂陽之難坐觀成敗自以雍
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卽天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

亡斷過行侶治舟試艦恒以朝廷為旗的秣馬按劍
常願天下有風塵為人臣者固若是耶至乃不遵制
書敕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郡縣輒自板
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里尋躡而
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寶往蜀
足下悉皆斷折以為私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視聽
主上睿明當璧寓縣同慶絕域奉贄萬國通書而盤
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此可徵不朝如此誰
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側今乃勒兵以闚象館長
戟以指魏闕不亦為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耶賢

子元琰獲免虎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
不畏嗤嗤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况吾布衣之交乎

遂事不諫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助足下憂之

○邪言一作流言助一作為

袁粲

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初名愍孫歷位中書監為齊高帝所害

妙德先生傳

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傳續嵇康高士傳以自况

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
順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嬾無
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
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常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

其心用故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掩三徑
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
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
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
得無恙國人既竝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
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
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狂君臣大小
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
飲此水

臨終啓

粲領司徒加侍中順帝卽位遷中書監齊高
帝方革命粲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與劉秉
等將謀矯太后令攻高帝於朝堂事敗粲還
坐列燭自照仍求筆作啓爲軍主戴僧靜所
殺

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異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南史

宋文紀卷第十八

晉陽張煊

燕中周維新

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周山文

皇弟訓養母服制議

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鄭修容喪

未詳服制下禮官議正參議竝同山文議

案庶母慈已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養之命不為母子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

之制

孫綸

前左丞

廟祠執爵議

後廢帝元徽二年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

帝及昭穆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嘗經北面未詳應親執爵與不下禮官議周山文諱賁孫緬並議上詔緬為允

太學博士周山文議

博士顏燮等同山文

案禮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孝武皇帝於至尊雖親親非正統而祖宗之號列于七廟愚謂親奉之日應執觴爵昭皇太后既親非禮正宜使三公行事

兼太常丞韓賁議

晉景帝之於世祖肅祖之於孝武皆旁尊也親執觴酌今孝武皇帝於至尊親惟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

日謂宜親執按昭皇太后於主上親無名秩情則疏遠庶母在我猶子祭孫止况伯父之庶母愚謂昭后觴爵可付之有司

朱良其前左丞孫緬議

晉世祖宗祠顯宗烈宗肅祖並是晉帝之伯今朝列準而初無有司行事之禮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觴爵有愜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時而與章宣二廟同饗闕宮非唯不躬奉廼宜議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

殷匪子

昭太后廟毀置議

後廢帝元徽二年有司奏昭太后廟毀置下禮官議太常

丞韓賁都令史殷匪子並議左丞王湛重參議謂以幣徧告二廟葬毀殿主於北墻宣太后上室仍設脯醢以安神匪子議為允詔可

韓賁議

按君母之尊義發春秋庶後饗薦無間周典七廟承統猶親盡則毀况伯之所生而無服代祭稽之前代未見其準

殷匪子議

昭皇太后不係於祖宗進退宜毀議者云妾祔於妾祖姑祔既必告毀不容異應告章皇太后一室按祀

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始章太后於昭太后論昭穆而言則非妾祖姑又非女君於義不當伏尋昭太后名位允極昔初祔之始自上祔於趙后即安於西廟並皆幣告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告禮牲幣雜用檢魏晉以來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禮官辨正太學博士殷靈祚議稱吉事用牲凶事用幣自茲而後吉凶為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雖不全凶亦未近吉故宜依舊以幣徧告二廟又尋昭太后毀主無義陳列於太祖博士欲依虞主葬於廟兩階之間按階間本以葬告

幣葬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經典議以毀主祔於虞主葬於廟之北墻最爲可據昭太后神主毀之葬之後上室不可不虛置太后便應上下升之既升之頃又應設脯醢以安神今禮官所議謬略未周遷毀事大請廣詳訪

沈侯之

公府長史應服朝服議

江左公府長史無朝服縣令單衣憤後廢帝元

徽四年司徒右長史王儉議公府長史應服朝服請臺詳議曹郎中沈侯之議不宜改儉又上議及侯之再議參詳並同儉議遂寢

王儉議

春秋國語云見者情之華服者心之文巖廊盛禮衣冠爲大是故軍國異容內外殊序而自頃承用每有乖違府職掌人教四方是則臣居毗佐志在當官永言先典載懷夕惕按晉令公府長史官品第六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掾屬官品第七朝服進賢一梁冠晉官表注亦與令同而今長史掾屬但著朱衣而已此則公違明文積習成謬謂宜依舊制長史兩梁冠掾屬一梁冠並同備朝服中單韋舄率由舊章若所上蒙允并請班司徒二府及諸儀同三府通爲永準又尋舊事司徒公府領步兵者職僚悉同降朝

不領兵者主簿祭酒中單韋舄並備令史以下唯著
玄衣今府既開公謹遵此制其或有署臺位者玄服
爲疑按令稱諸有兼官皆從重官之例尋內官爲重
其署臺位者悉宜著位之服不在玄服之例若署諸
卿寺位兼府職者雖三品而卿寺爲卑則宜依以公
府玄衣之制服章事重禮義所先請臺詳服

沈侯之議

制珪象德損替因時裁服象功施用隨代車旗變於
商周冠佩革於秦漢豈必殊代襲容改尚沿物哉夫
邊貂假近侍之首賤憤登尊極之顏一適時用便隆

後制况朱裳以朝緬傾百祀韋舄不加浩然惟舊服
爲定章事成永則其儉之所秉會非古訓青素相因
代有損益何事棄盛宋之興法追往晉之頽典變改
空煩謂不宜革

王儉又議

自頃服章多闕有違前準近議依令文被報不宜改
革又稱左丞劉議按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闕亡然則
文存服損非唯鉉佐用舍旣久卽爲舊章如下旨伏
尋皇宋受終每因晉舊制律令條章同規在替若事
有宜必合懲改則當上關詔書下由朝議縣諸日月

垂則後昆豈得因外府之乖謬以爲盛宋之興典用
晉氏之律令而謂其儀爲頽法哉順違從失非所望
於高議申明舊典何改革之可論又左丞引令史之
闕服以爲鉉佐之明比夫名位不同禮數異等令史
從省或有權宜達官簡略爲失彌重又主簿祭酒備
服於王庭長史掾屬朱衣以就列於是倫比自成矛
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將引令以遵舊臺據失以爲
例研詳符旨良所未譬當官而行何疆之有制令昭
然守以無貳

沈俟之又議

雲火從物沿損異儀帝樂五殊王禮三變豈獨大宋
造命必咸仍於晉舊哉夫宗社疑文庭廟闕典或上
降制書下協朝議何乃鉉府佐屬裳黻稍改白虎之
詔斷宣室之疇咨乎又許令史之從省咎達官之簡
略律苟可遵固無辨於貴賤規若必等亦何關於權
宜一用一舍彌增其滯且佐非韋烏之職吏本朝服
之官凡在班列罔不如一此皆前令違而遂改今制
允而長用也爵異服殊寧會矛盾之譬討論疑制焉
取疆弱之辨府執旣革之餘文臺據未行之成典良
有期於無固非所望於行迷

孔欣無國

七誨

太平御覽

携同好命爪牙攝烏虎杖雄戈緣山結網叅雲張羅

王叔之

一作淑之藝文諸書或云晉人或云宋人按唐經籍志宋王叔之集十卷隋經籍志

有宋王叔之集七卷梁十卷敘與叔之字相類恐是一人亦晉而入宋者也又有王升之在晉叔

字有作林寫者頗與升類或摠一人今不可考

舟贊

致遠任重各因所由陸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楫輕棹

利涉濟求緬彼漁人鼓柁清謳

蘭菊銘

蘭既春敷菊又秋榮芳薰百草色豔羣英孰是芳質

在幽愈馨

送隱論

崇退儒生問於抱朴丈人曰請問隱何為者也而生

上古徇之至今繼踵何哉丈人曰夫全朴之道萬物

一氣三極湛然天人無際豈有朝野之別隱顯之端

哉則夫隱者於已失者也平原既開風流散漫故隱

者所以全其真素養其浩然之氣也

懷舊賦序

余與從甥孫道濟交好特至昔寓荊州同處一室冬

多閒暇長共學書余收而錄之欲以為索居之友道
濟因記紙末曰舅還山之日覽此相存閑書見其手
跡皎若平日悽悵傷心

傷孤鳥詩序

偶得二鳥將欲放之俄頃而一者死一者既放屢顧
悲鳴感微禽之有心遂為詩以傷之

翟雉賦序

余在荆楚見人有養雉翟二鳥者慨然感之而為賦
云

臧道顏

御覽作臧
彥或其名

弔驢文

初學記載宋袁淑大蘭
王九錫文後因附宋

夫徵祥契於有感景行表於事跡故銓才授任必求
之卓越考能覈用亦存乎望實以貌定名則稱謂而
標聲色位號則由焉而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馳驅者
體質強直稟性沈雅聰敏寬詳高音遠暢真驢氏之
名駒也

諸葛闡

禁革飾綵奏

太平御覽引宋書
○沈約宋書不載

夫歲時有利害之收而蠶桑有經常之苦機杼居不
變之勤而民用有奢儉之異今仲冬南至有五絲命

縷之服仲夏北至比肆連行糾繩縻無用之工玄黃
侵衣革之費飾綵雖貴始無所入尺絕寸分終於捐
棄部一邑以推百城其費博矣謹率愚管謂宜禁革

荀倫 初學今本
作荀倫誤

與河伯牋

異苑云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
而死兄倫字君文求尺積日不得設祭水側
投牋與河伯宿岸側冰開手執牋浮上倫又
牋謝之○初學記不載其事異苑不載其文
○異苑劉敬叔所撰荀倫
疑是晉末宋初聊從初學

伏惟河伯府君君侯潛曜靈泉翱翔神渚發洪流於
崑崙揚高波於砥柱包四瀆以稱王摠百川而為主

初學
記

吞道元 一作
晉人

與吞公牋 吞他前切姓族
書有吞景雲

道元居在城南接水近塘草木幽鬱蚊虻所藏茅茨
陋宇纔容數床無有高門大戶來風致涼積汗累燠
體貌萎黃未免夏暑逆愁冬霜冬則兩幅之薄被上
有牽絲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緹袷以四升之麤布
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脚則足出孿
捲則脊露 高似孫緯略○藝文類聚未全鬱一
作蔚陋作漏貌作日袷作聯脊作背
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

厥名曰饒腹中痕堅大如飯稍飽食終日不能作勞
借一小兒僮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一脛
肉落如手攣筋徹骨跂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
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癩行
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
方之奚形如驚聲言語嘍僂聲音駭人惟堪驅鷄它
無所役遣詣阿嵇復被狗咋困熟如泥初學記○牋
並韻語

又

有露車一乘轅復摧折以犁轅續之左崎右嶇強弱
相負傍行斫轅太平御覽

范氏

王錫妻錫字寡光太
保弘子位江夏內史

與王僧達書

蔡興宗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幼立風槩家
行尤謹奉宗姑侍寡嫂養孤兄子有聞于世
僧達與兄錫不協錫妻范聰明婦
人也有才學與僧達書詰讓之

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
之稱宋書

無名氏

宋徐州答魏移書

知以楊難當投命告敗比之窮鳩欲動衆以相存拯
救危恤難有國者之所用心雖然移書之言亦已過

矣何者楊氏先世以來受晉爵號修職守藩爲我西服十載之中再造逆亂號年建義猖狂妄作爲臣不忠宜加誅討又加難當稱臣彼國宜是顧畏首尾兩屬求全果是純臣服事於魏何宜與人和親而聽臣下縱逸昔景平之末國祚中微彼乘我內難侵我司寇是以七年治兵義在經略三帥涉河秋豪不犯但崇此信誓不負約言耳彼伺我軍仍相掩襲俘我甲士翦我邊民是彼有兩曲我有二直也司馬楚文思亡命竄伏魯軌刁雍寔爲蠶尾而擁其逋逃開其疆場元顯無子焉得天助謬稱假託何足以云又譏竊興師旅不相關移若如來言又非所受黃龍國王受我正朔且渠茂虔父子歸款彼皆殘滅俘馘豈有先言况仇池奉晉十世專宋三葉九伐所加何傷於彼僕聞師曲爲老義作亂雄言貴稱情不在夸大移書本詰梁益而謬來鄙府大人不遠幸無過談

宋兗州答魏安南平南府移書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安南平南府又移書兗州以南國僑置州不依城土多濫北境名號又欲游獵具區故兗州答移

夫皇極肇建寔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載實稟冲和之氣故司牧之功宣於上代仁義之道興自諸華在昔

有晉混一區宇九譯承風遐戎嚮附永嘉失御天綱
圯裂石容苻姚遞乘非據或栖息趙魏或保聚邠岐
我皇宋屬當歸曆受終晉氏北臨河濟西盡咸沂弔
民伐罪流澤五都魏爾時祇德悔禍思用和輯交通
使命以祈天衷來移所謂分疆畫境其要久定者也
俄而不恒其信虞我國憂侵牢及洛至于清濟往歲
入河且欲綏理舊城是以頓兵南溼秋毫無犯軍師
不能奉遵廟筭保有成功回旆之日重失司克來移
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無分民德
之休明四方襁負昔周道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比
八十萬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棄已縱威肆虐
老弱無遺詳觀今古略聽輿誦未有窮凶以延期安
忍而懷衆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
其地往年貴主獻書云強者爲雄斯則棄德任力逆
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加欲游獵具區觀化
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飾邸則有司存來
歲元辰天人協慶鸞旂省方東巡稽嶺若欲邀恩宜
赴茲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積年野無飛
伏此邦解網舍前矜蛄育鷖七澤八藪禽獸豐碩虞
候蒐筭義非所恡三代肆覲其典雖缺呼韓入漢厥

儀猶全饋餼之秋每存豐厚

並宋書

彭城叅佐慶武陵王獲白鹿牋

世祖為武陵王自雍州刺史改

授徐州北鎮彭城

伏承獲白鹿於彭城之東山皓質玉映育性馴和

類聚

人為江敷讓婚表

宋世諸主莫不嚴妬太宗每疾之時光祿大夫江湛孫敷

當尚世祖女上使人為敷作讓婚表以徧示諸王

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

顧審輜蔽伏用憂惶臣寒門頓族人凡質陋閭閻有

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室貧業寡季今將冠皆已有

室荆釵布裙足以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謀訪莫

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醜

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

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

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於王敦攝氣桓

溫歛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偃無

仲都之質而僂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

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室殷冲幾不免於彊鉏數

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

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

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從之義而令埽轍息駕無
闕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
亦兄弟疎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
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姝爭媚相勸以嚴妮媪競前相
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
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姝敢恃耆舊唯
贊妒忌尼媪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
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敝必
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
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

哺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
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
長垂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
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見斥禮
則有列媵象則有貫魚本無媢嫡之嫌豈有輕婦之
誚况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
辭輒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
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
可貸借固實常辭或言野敗去或言人笑我雖家曰
私理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狠

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寃魄褚峻憂憤用致夭絕
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
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
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
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
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
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
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婚
戚咸有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
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照

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己
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虜剪髮投山竄

海

有司廟祀哥辭奏

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
十二月有司又奏並詔可○

無名氏附

皇朝肇建廟祀廟設雅樂太常鄭鮮之等八十八人
各撰立新哥黃門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辭七首並合
施用

又奏

依舊正旦設樂參詳屬三省改太樂諸哥舞詩黃門

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試日近宜逆誦習
輒申攝施行

有司請免餘姚令何玠之奏

詔可○元嘉起居注

初揚州刺史王引上會稽從事韋詣解列先風聞餘
姚令何玠之造作平牀一乘船舫艫一艘精麗過常
用功兼倍請免玠官

有司掖庭有故不舉祭奏

元嘉七年四月奏詔可

禮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今
禮記旣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禮詳正太學博士
江邃袁朗徐道娛陳珉等議參互不同殿中曹郎中

領祠部謝元議以爲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爲
安輒重參詳宗廟敬重饗祀精明雖聖情罔極必在
親奉然苟曰有疑則情以禮屈無所稱述於義有據
請聽如元所上

有司中丞出行分道奏

元嘉十三年

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
應有舊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衆官應
詔者行得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旣無盡然定則準
承有疑謂皇太子正議東儲不宜與衆同例中丞應
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

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為行馬之內且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徒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其準參舊儀告報參詳所宜分道聽如臺所上其六門內既非州郡縣部界則不合依門外其尚書令二僕射所應分道亦悉與中丞同

有司心喪禫服奏

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不著有

無禫制世或兩行詔使博議有司奏詔可

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聞服以綬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

餘一朞不應復有禫宣下以為求制

皇子母服議

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鑠所生母吳淑儀薨依禮無服麻衣練冠既

葬而除有司奏皇子皆申母服

古者與尊者為體不得服其私親而比世諸侯咸用士禮五服之內悉皆成服於其所生反不得遂

州詳蔣恭兄弟爭受罪議

恭義興臨津人妻弟吳晞張與晉陵蔣崇

平為劫侶晞張常避水寄恭家事發討錄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恭以晞張是其婦親協以身是戶主爭求免罪郡元嘉中縣依事上詳州議之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禮讓者以義為先自厚者以利為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况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

互發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寔爲殊特
茂爾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
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摠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
張封筒遠行他界爲劫造釁自外賊不還家所寓村
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

有司參議不應致禮太傅奏

世祖卽祚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傅領大司馬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詔報從之

聖旨謙光尊師重道欲致拜太傅斯誠弘茲遠風敦
闡盛則然周之師保寔稱三吏晉因於魏特加其禮
帝道嚴極既有常尊考之史載未見茲典故下壺孫
楚並謂人君無降尊之義遠稽聖典近卽羣心臣等
參議謂不應有加拜之禮

孝武帝詔報

聞薄纂統寔憑師範思盡虔恭以承道訓所奏稽諸
往代謂無拜禮據文旣明便從所執

有司奏南郊遷日議

大明二年正月南郊有司奏使禮官議正博士王爽之曹郎朱膺之尚書何偃右丞徐爰並議參議宜依經遇兩遷用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血之後值兩則有司行事詔可

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值雨高堂
隆謂應更用後辛晉時旣出遇雨顧和亦云宜更告

徐禪云晉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禮官議正并詳若得遷日應更告廟與不

王燮之議

遇兩遷郊則先代成議禮傳所記辛日有徵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齋戒用辛也又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亥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

不從以正月下辛卜十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己或庚並有別議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又太始一年十一月己卯始并圓丘方澤二至之祀合於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於圓丘是猶用圓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享既行夏時雖得遷却謂宜猶必用辛也徐禪所據或爲未直又按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鄭玄注曰受命謂告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爲告曰今日雖

有遷而郊禮不異愚謂不宜重告

朱膺之議

案先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冬至日圓丘之祭月令孟春有所穀于上帝鄭氏說圓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圓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謂之圓丘名雖有二其寔一祭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然則晉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禪議也江左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晉不改正朔行夏之時故因以首歲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在孟春郊時未過值雨遷日於禮無違既已告日而以事不從禋祀重敬謂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爲北郊可不以辛也

何偃議

鄭玄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啓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辯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謂

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巳參差未見
前徵愚謂宜從晉遷郊依禮用辛燹之以受命作龜
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

徐爰議

郊禮用辛有礙遷日禮官祠曹考詳已備何偃據禮
不應重告愚謂所同尋告郊尅辰於今宜改告事而
巳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緣三月謂毛血
告牲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

有司南郊儀注奏

南郊親奉儀注皇帝初著平天冠火龍黼黻之服還
變通天冠絳紗袍廟祀親奉舊儀皇帝初服與郊不
異而還變著黑介幘單衣即事垂體謂宜同郊還亦
變通天冠絳紗袍又舊儀乘金根車今五路旣備依
禮玉路以祀亦宜改金根車爲玉路

有司大小駕儀奏

漢注儀大駕鹵簿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卿御
法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晉氏江左大駕未立故郊
祀用法駕宗廟以小駕至於儀服二駕不異拜陵御
服單衣幘百官陪從朱衣而已亦謂之小駕名實垂
舛考尋前記大駕上陵北郊周禮宗廟於昊天有降

宜以大駕郊祀法駕祠廟小駕上陵如爲從序今改
祠廟爲法駕鹵簿其軍幢多少臨時配衣至尊乘玉
路以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小輦輪御輅衣書等車爲
副其餘竝如常儀

有司凌室藏冰奏

大明六年五月詔立
凌室藏冰有司奏

季冬之月冰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隸取冰於
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之處以納于凌陰務令周密無
泄其氣先以黑牡稗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
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啓冰室先薦寢廟
二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鑑以禦溫氣蠅蚋三御殿

及大官膳羞並以鑑供冰自春分立秋有臣妾喪詔
贈祕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
盤隨冰借給

有司奏立宣貴妃廟

乃立別廟于都下

據春秋仲子非魯惠公元嫡尚得考別宮今貴妃蓋
天秩之崇班理應創新

南史

有司余齊民孝行奏

齊民晉陵人爲邑書吏父
在家亡及歸母言父遺言

恨不見子於是號叫殯所須吏便絕大明中
州郡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

賜其母
穀百斛

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

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跪訊遺音一慟
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聖務彪被移革
華夏寔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祥歸應其道先彰
齊民越自氓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茲

有司劫竊依舊制奏

明帝泰始四年四月
奏及帝崩其例乃寢

自今凡劫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
人并監司將吏自爲劫皆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刑
若遇赦黥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脚筋徒付交梁寧州
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脚筋
徒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徒猶黥面依舊補治士家口

應及坐悉依舊結謫

南史

諒闇內奉常祠議

泰豫元年七月有司奏七月
嘗祠至尊諒闇之內爲親奉

與不使下禮官通議
詔可○未詳何人

伏尋三年之制自天子達漢文愍秦餘之弊於是制
爲權典魏晉以來卒哭而耐則就吉案禮記王制三
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玄云唯不
敢以卑廢尊也范宣難杜預段暢所以闕宗廟祭者
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於生者譙周祭志稱禮身
有喪則不爲吉祭總麻之喪於祖考有服者則亦不
祭謂神不享也尋宮中有故雖在無服亦廢祭三月

有喪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內必宜親奉者則應禘
序昭穆而今必須免喪然後禘祫故知未祭之意當
似可思起居注晉武有二喪兩朞之中並不自祠亦
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發公服雖
釋純哀內纏推訪典例則未應親奉有司祇應祭不
為曠仰思從敬竊謂為允臣等參議甚有明證宜如
所上

有司明堂制奏

孝武帝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

天上帝鼎俎彝簋一依太廟禮堂制作大殿屋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文飾雕畫而已時有司奏

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自漢暨晉莫之能辯周書
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
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晉侍中裴頠
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
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裴頠所奏竊謂
可安國學之南地寔丙巳其牆宇規範宜擬則太廟
唯十有二間以應一周之數通典
蓋吳

上文帝歸順表

初虜中謠言滅虜者吳也太武帝肅甚惡之宋元嘉二十三年

北地瀘水人蓋吳於杏城天台反諸戎響應有衆十餘萬上表歸順太武遣軍擊之屢敗

乃自率大衆攻之吳又上表太祖詔授離州刺史北地公會吳討屠各爲流矢所中死

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二京失統豹狼縱毒蒼元蹈
犬噬之悲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杖義因機乘
寇虜天亡之期藉三州思奮之憤故創迹天台爰暨
咸雍義風一鼓率土響同威聲旣張士卒効勇師不
崇朝羣狡震裂殄逆鱗於函關掃凶迹於秦土非仰
協宋靈俯允羣願焉能若斯者哉今平城遺虐連兵
大壇東西狼顧威形莫接長安孤危河洛不戍平陽
二孽世連土宇擁率部落控弦五萬東屯潼塞任質
軍門私署安西將軍常山白虜平練甲高平進師汧
隴北漠護軍結駟連騎提戈載驅胡蘭洛生等部曲
數千擬擊僞鎮闔境顛顛仰望皇澤伏願陛下給一
旅之衆北臨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械進可以厭捍
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國威武鎮御舊京使中都
有鳴鸞之響荒餘懷來蘇之德謹遣使人趙綰馳表
丹誠

又表

臣聞天無貳日地無貳主昔中都失統九域分崩群
臣丘列於天邑飛鴉鴟目於四海先皇慈懷內發愍
及戎荒翦僞羌於長安雪黎民之塗炭政教旣被民

始寧蘇天未忘難禍亂仍起獫狁侏張侵暴中國使
長安爲豺狼之墟鄴洛爲蜂蛇之藪縱毒生民虐流
兆庶士女能言莫不歎憤傾首東望仰希拯接咸同
旱苗之待天澤赤子之望慈親臣仰恩天時以義伐
暴輒東西結連南北樹黨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馮
威靈千里雲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
不瓦解虜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刃交
鋒無日不戰獲賊過半伏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
垂拯接若天威旣震足使姦虜潰亡遺民小大咸蒙
生造

文帝詔報

北地蓋吳起衆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煩克捷
屢遣表疏遠效忠欵志梟逆虜以立勳績宜加爵號
哀獎乃誠可以爲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
軍雖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

吐骨渾慕瓚

上文帝表

慕瓚兄阿豺少帝時授爵未及拜命而卒慕瓚立元嘉六年上表七年詔

報

大宋應運四海宅心臣亡兄阿豺慕義天朝款情素
著去年七月五日謁者董湛至宣傳明詔顯授榮爵

而臣私門不幸亡兄見背臣以懦弱負荷後任然天恩所報本在臣門若更反覆懼停信命輒拜受寵任奉遵上旨伏願詳處更授章策

文帝詔報

吐骨渾慕瓚兄弟慕義至誠可嘉宜授策爵以甄忠款可督塞表諸軍事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阿羅陁國主堅鎧

西南夷

奉文帝表

元嘉十年

伏承聖王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嚴清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衆山

莊嚴微妙猶如天宮聖王出時四兵具足導從無數以爲守衛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遊集三乘競進敷演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萬國交會長江眇漫清淨深廣有生成資莫能銷穢陰陽調和災厲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王無淪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忍辱怨親無二濟乏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達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群臣貞潔盡忠奉主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主臣是訶羅陀國主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

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遣二人一名毗紉一名婆田令到天子足下堅鎧微蔑誰能知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死猶生仰惟大國藩守曠遠我卽邊方藩守之一上國臣民普蒙慈澤願垂恩逮等彼僕臣臣國先時人衆殷盛不爲諸國所見陵迫今轉衰弱鄰國競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并市易往反不爲禁閉若見哀念願時遣還令此諸國不見輕侮亦令大王名聲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啓誠實可信願敕廣州時遣船還不令所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賜年年奉使今奉微物願垂哀納

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

奉文帝表

元嘉十年後爲其子所篡奪又上表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爲世間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匝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宮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王正法治化人民良善慶無不利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八味清淨周

匝屈曲順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七殊
勝第一是名震旦大宋揚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
合天心仁應四海聖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
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救世爲我尊主常勝天子是
故至誠五體敬禮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訊
又表

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羣生相好具足天龍
神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
初^闕間自蒙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
華顏色照曜威儀殊勝諸天龍神之所恭敬以正奉

寶梵行衆僧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隱快樂城閣高
峻如乾他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樓閣莊嚴道巷平
正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最殊勝吉楊州
城無憂天主愍念羣生安樂民人律儀清淨慈心深
廣正法治化共養三寶名稱遠至一切並聞民人樂
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
禮呵羅單跋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殿
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著地曲躬問訊忝承
先業家慶無量忽爲惡子所見爭奪遂失本國今唯
一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紉問訊大家意欲

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命得存亦由
毗紉此人忠忘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今爲惡子所
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毗紉
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爲料理毗紉使得時還前遣
闍邪仙婆羅訶蒙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啓大家使
知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闍婆婆達國王師黎婆達陀阿羅跋摩

奉文帝表

元嘉十二年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
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

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
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
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
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提
內莫不來服悉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
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
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
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施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
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婆施所啓願見信受諸有所
請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師子國王刹利摩訶南

奉文帝表

元嘉五年

謹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
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
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
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
以來唯以修德爲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
欣人爲善慶若在已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
故托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臺像以爲信誓信還願
垂音告

天竺迦毗黎國王月愛

奉文帝表

元嘉五年

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清淨
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
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
國富如海國中衆生奉順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
慈施羣生無所遺惜帝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
濟諸沈溺羣寮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
天魔降伏莫不歸化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
猶如大雲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真丹最爲殊勝

文系
宋卷十八
臣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于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
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絕國中人民
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
像衆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
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善羣臣百官悉自安
隱今以此國羣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體歸
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
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尼陀達此人由來良
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
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正國王之法令治國善
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止人使還願賜
一使具宣聖命備敕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反所白
如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
白鸚鵡各一頭

百濟國王餘慶

求賜除表 世祖大明三年

臣國累葉偏受殊恩文武良輔世家朝爵行冠軍將
軍右賢王餘紀等十一人忠勤宜在顯進伏願垂愍
並聽賜除

倭國王武

文紀
上順帝表 武侯王興之弟嗣兄立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詔除使持節都督後新羅任那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封國偏遠作藩於外自昔祖禰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秦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逕百濟裝治船舫而旬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

謀聞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効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疆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假授以勸忠節

氏胡楊難當 襲封武都王後自立為大秦王年號建義寇蜀兵敗奔魏死虜中

奉文帝謝罪表 楊氏自漢末據有仇池世為氏王至宋高祖踐祚改楊盛封武

都王盛猶稱晉義熙之號盛子玄文帝時代立始奉元嘉正朔
弟難當廢玄子而自立使流人司馬飛龍入益州為寇時太祖遣蕭思話代梁州刺史甄法護難當因舉兵襲梁州法護委郡奔洋川以其黨趙温為梁州思話使司馬蕭道成進討所向克捷梁州平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太祖以其邊裔下詔宥之

臣聞生成之德含氣同係而榮悴殊塗遭遇異兆至於忽降自然誠無答謝夫以狂聖道隔猶存克念之誠况君親莫二不期自感者哉每思自竭奉遵先訓丹誠未諒大謗已臻梁州刺史甄法護誣臣遣司馬飛龍擾亂西蜀諸所譖引言非一事長塗萬里無路自明風塵之聲日有滋甚與其逆生寧就清滅文武同憤制不自由遣叅軍姚道賢齎書詣梁州刺史蕭思話尋續又遣詣臺歸罪道賢至西城爲守兵所殺行李蔽擁日月莫照法護恇擾望風奔逃臣卽回軍秋毫無犯權留少守以俟會通其後數旬官軍尋至守兵單弱懼不自免續遣輕兵共相迎接值秦流民懷土及本行將旣旋不容禁制由臣約防無素以致斯闕臣本歷代守蕃世荷殊寵王化始基順天委命要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托妖妄毀敗成功如此之形灼然易見仰恃聖明必垂鑒察但臣微心不達迹違忠順至乃聲聞朝廷勞煩師旅負辱之深罪當誅責遠隔遐荒告謝無地謹遣兼長史齊亮聽命有司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伏待天旨

文帝詔

楊難當表如此悔謝前愆可特恕宥并特還章節

河西王大且渠茂虔

上文帝謚父蒙遜武宣表

蒙遜受宋命為河西王薨第三子茂虔時為酒泉太守衆議欲立為主襲蒙遜位號元嘉十一年茂虔上表詔乃授封

臣聞功以濟物為高非竹帛無以述德名以當實為美非謚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澤愴崑裔芟夷羣暴清灑區夏暨運鍾有道備大宋之宗臣爵班九伏享惟末之不祚功名昭著尅固貞節考終由正而請名之路無階懿跡雖弘而述叙之美有缺臣子痛感咸用不安謹案謚法尅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勲光天府煥稱迹實兼斯

義輒上謚為武宣王若允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

文帝詔

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涼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蒙遜才兼文武勲濟西服爰自萬里欵誠夙著方仗忠果翼宣遠略奄至薨隕悽悼于懷便遣使弔祭并加顯謚嗣子茂虔纂戎前規乃心彌彰宜蒙寵授紹茲蕃業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

尉涼州刺史河西王

朱道珍鬼

與南陽劉廓書

道珍嘗為尋陵令廓為荊州參軍每與圍碁日夜相就局子畧無暫輟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尋陵書廓開書看是道珍手跡既讀書失信所在寢疾尋卒

每思慕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領

述異記○領渚宮遺

事作顧

青州古冢銘

南齊書云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並不能悉賈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試果然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

岱嶽神教

義熙五年宋高祖伐廣固岱廟女巫秦氏能降靈宣教因訪捷期乃稱神教

天授英輔神麾所擬有征無戰蕞爾小虜不足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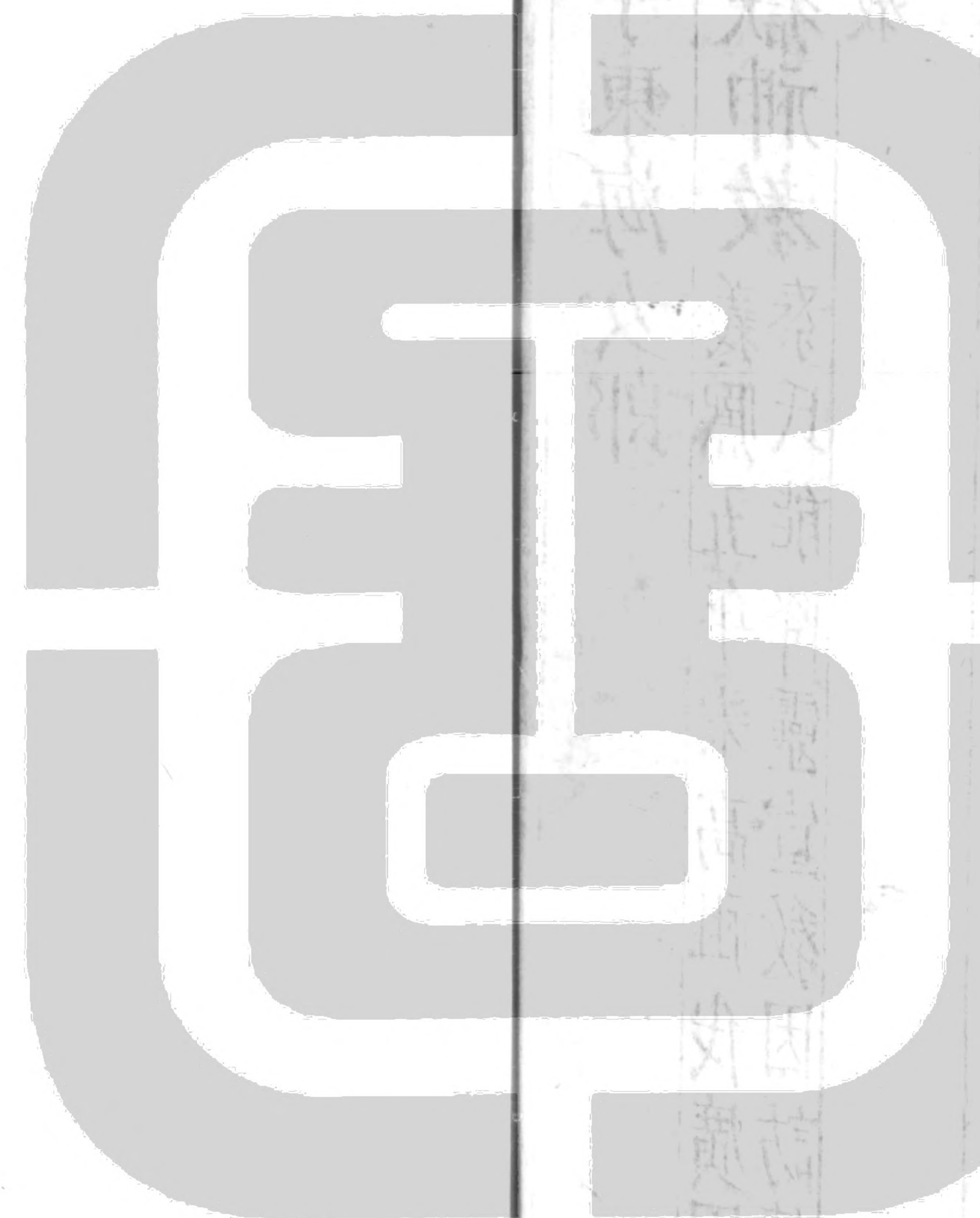
到來年二月五日當尅

怪來半二氏五日當也

天對英洲麻... 不... 歸...

... 麻... 歸... 歸... 歸...

... 東... 歸...



書